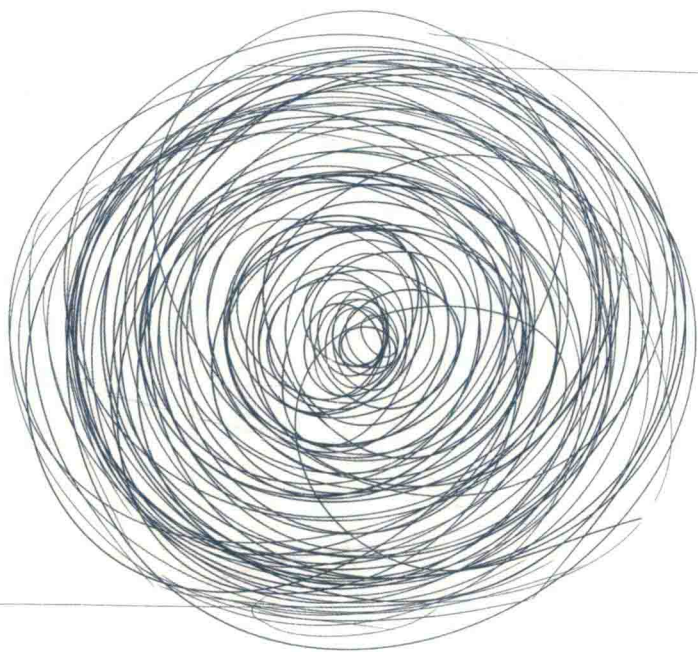


姜珣敏◎著

心 Xin
劫 Jie



时代出版
AR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心劫

Xin
Jie



AR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心劫/姜琍敏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9. 3
ISBN 978-7-5396-5358-7

I. ①心… II. ①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54349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张妍妍

装帧设计: 褚 琦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63533889

印 制: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859551

开本: 710×1010 1/16 印张: 24.75 字数: 400 千字

版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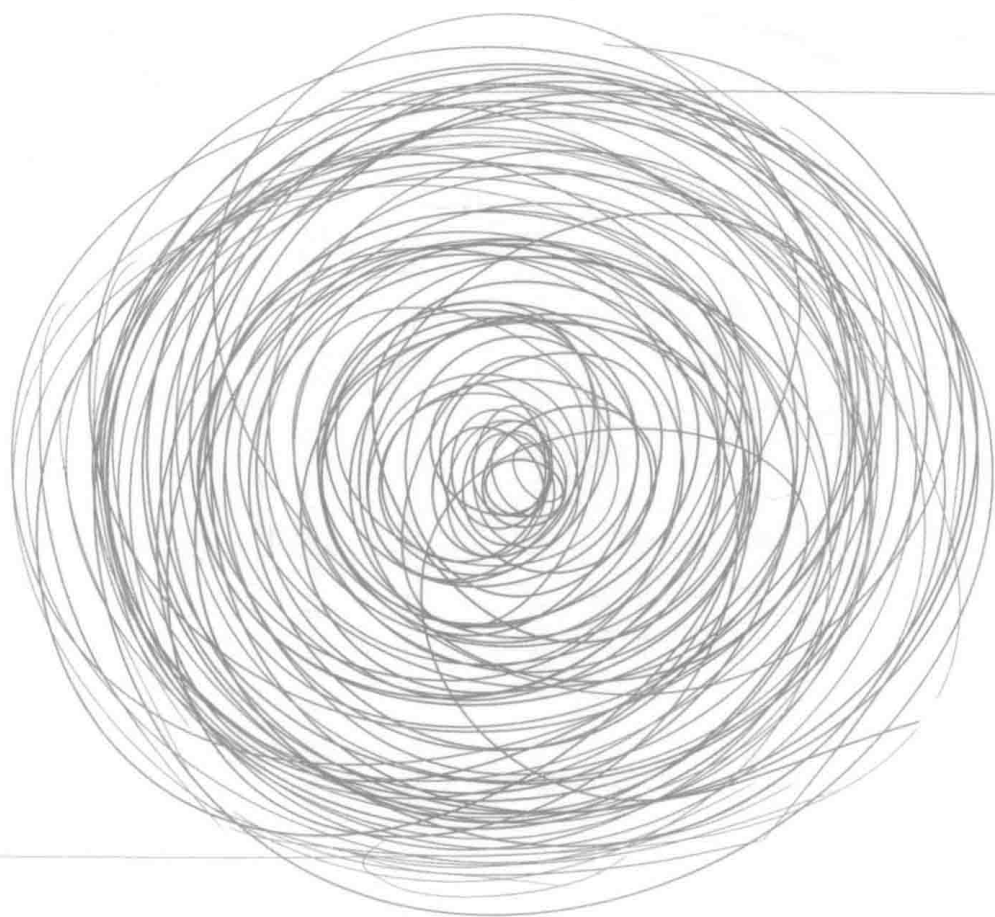
姜珣敏，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1976年迄今，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各种文学作品。部分作品被《新文学大系》等广泛选载。散文集《禅边浅唱》获冰心散文奖；曾获紫金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奖及其他奖项数十项。有作品被译介至国外。

主要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随笔集《不幸的幸运儿》《愤怒的树林》《美丽的战争》《红蝴蝶》等15部，长篇小说《多伊在中国》《女人的宗教》《泡影》《喜欢》等15部。



姜珣敏◎著

心劫 Xin Jie



AR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 第一章 这个雪夜如梦似幻 / 001
- 第二章 一步错,步步错 / 019
- 第三章 恭喜你,你做父亲了 / 068
- 第四章 芳草尽成无意绿 / 098
- 第五章 夕阳都作可怜红 / 129
- 第六章 字字血,声声泪 / 156
- 第七章 慈母手中线 / 176
- 第八章 崩溃 / 208
- 第九章 恭喜你,你当爷爷了 / 250
- 第十章 叫儿子太沉重 / 298
- 第十一章 天哪,天哪,我的天哪 / 347

第一章 这个雪夜如梦似幻

一

一九八〇年的最后一天,整个白天都阴霾沉沉,藩城仿佛还浸淫在昨夜的梦里,但给人的感觉还是相当温暖的。风很微弱,苍白的冬阳上午还短暂地露过几次脸,中午起就深囚于逐渐增厚的云层中,挣不出来了。天色因此比平时暗得早,到林远飞在食堂吃过晚饭回寝室的时候,大院里已经黑透了。

此时他仍没有意识到今年的第一场雪会就此降临。

他坐在岑寂的办公桌前慵懒地吸完一支烟后,仍然发了好一会呆,不知道该怎么打发接下来的漫漫长夜。每天的这个时候都是最让他感觉到无聊和孤独的。头脑有点昏沉,心里空落落的,但睡觉时间还早得很。看点书吧,一时还打不起精神;走亲访友吧,对于一个刚从下面县里借调上来没多久的孤家寡人,亦无从谈起。

单位里的人都回家了,所有办公室都像幽闭症患者一样,冷漠地紧闭着眼睛。老旧昏暗而墙皮剥落得斑斑驳驳的楼道里,只有最东头的机关会议室里尚有些动静。那是和他一样长住单位的收发老吴头,独自在里面看《新闻联播》。相比起来,林远飞觉得自己眼下的境遇连老吴头都没法比,他掌握着会议室的钥匙,单位里唯一一台21英寸彩电也就仿佛是他的。有时候自己凑去看看,总有种侵入他领地的感觉。况且老吴头的口味和他完全不同,只要有咿里哇啦的戏曲节目,那个频道会就此被他锁定。坐在那儿的感受也实在比闷在寝室里好不了几分。

好歹去听会儿新闻再说吧。林远飞这么想着便站了起来,这才注意到窗玻

璃上细微的沙沙声,和漆黑的院子里那在昏黄路灯光晕中翻飞的微弱的亮点。他俯向窗玻璃,诧异而又有几分欣喜地发觉外面正在下雪,而且那雪的来势还不算小。

往上看,窗外的天空更阴沉了,仿佛有谁拿墨汁将天幕瞎涂乱染了一气。乌沉沉的夜空中感觉不到一丝风,大朵大朵银白的雪花因此便肆无忌惮地狂舞不已。其间显然还夹着细小的雪粒子,砸得窗玻璃沙啦沙啦地呻吟不已。仍然在迅速汇聚的雪片,默默地将黑暗的底色点划得支离破碎。有的雪花简直就像是沉甸甸的流星,闪闪烁烁地几乎是直直地往下坠,而地面上一定还较为温暖,雪花落地后多半很快就融化了。尽管这样,毕竟雪很大也很密,地上还是渐渐泛了白,望去茫茫苍苍的,泛映着院子里稀疏的灯光,把天上地下渲染出一片迷蒙而微微有些泛红的寒光。

痴痴地看了好一会,林远飞才意识到有些冷。他关严窗扇,打消了去会议室看电视的念头。就这么隔着窗玻璃安静地凝视着窗外的雪花,心里涌动起莫名的甚至有些暖洋洋的情愫,好久没动一动。

家乡应该也在下雪吧?怪不得今晚这么暖和呢。他闷闷地想:雪花就像一条大被子,把屋子 and 世界都包裹得严严实实啦。后半夜气温降下来,雪一定会积厚的,那该多有诗意啊!哦,这样的夜晚,这么静,这么美,连一丝半点风声都听不到。要是整个世界就此让雪给冻住了,从此永远定格在这个时间、这个样子上,那冰雕玉砌、玉树琼花、普天银光,岂不就成了个(未免有些阴森的)梦幻世界了吗?而人也定格了,定格于此时此刻的那个年龄,老到七老八十的从此得以不死,小到牙牙学语的从此不会长大,因而也不用去上学、做工,永远做年轻父母怀抱中的乖宝宝。其他人呢,该上班的上班,该享受的享受,该当总统的还当总统,该当叫花子的还当叫花子,总之一切都永久维持在现状上。那局面,虽然远不够公平,远不能皆大欢喜,其实也还是相当理想的呢——起码,谁都不用再吃苦、受罪,更不必再惶恐于衰老乃至死亡的威胁,岂不真成了不是梦幻胜似梦幻的人间天国?

他蓦地打了个寒战,为自己的念头感到一丝古怪,转而又觉得,还是去会议室看一会电视来得现实些。可是,刚刚转过身来,他意外地听到寝室门上似乎被

心劫

人敲了两下，声音怯怯的，若有若无。这时候会有什么人的上门来呢？难不成真是什么神灵被自己的幻想感应而从天而降了？他淡然一笑，怀疑是自己的错觉，同时却怔怔地看着门，一时不敢挪动脚步。

可是，敲门声又响起来，还是两下，比先前响了些，而且分外真切。

“谁呀？”问话的同时，他上前拧开了门，但随即又本能地倒退了一步。

门口出现一个穿着件紫红底黑隐条布质棉袄的女孩，笑吟吟而又带着几分羞涩地看定了他。而她那乌亮的瞳仁里，刚好清楚地映现出吊在头顶的白炽灯温暖的光泽，和林远飞有几分迷惑的脸庞。她那有些蓬松的头发上还沾着几絮未融的雪花，苍白的面颊和鼻翼上，则凝着几点雪花融化而成的晨露般的小水珠。

林远飞的心呼呼作响地悬了起来：“你是找我的吗？”

话出口的刹那，他已经认出了她：郑小慧！

女孩微微点了点头，林远飞不由自主侧过身子，将她让进了门。同时，他下意识地探出头去，向楼道两旁飞速地扫了一眼。楼道里黯寂如故，只是他门前的地板上留下一小摊浅浅的水渍和几个残存着雪迹的淡淡的脚印。

林远飞脑海中倏地闪亮了一下——今晨他出门时，曾注意到门前有一小摊泥迹和一长溜漫延开去、深浅不一的脚印。当时他十分迷惑，昨天下过点毛毛雨，外面是比较湿滑的，但并没有任何人来找过自己，怎么会有脚印留在自己门前？他曾用脚试过一下，个个都盖住那些脚印，显然不是自己的。难道就是眼前这多少有几分神秘的女孩的？可是，昨夜她怎么没敲门而今夜却……

他想关门，却又迟疑了一下；不关，又觉得不太妥当，于是将门轻轻掩上。不料，那女孩的胳膊似乎不经意地往后一靠，咔嗒，门锁被她碰上了。

二

粉碎“四人帮”后第一年，一九七七年夏天，国家恢复了高考，而此时的林远飞刚好从藩城地区师专物理系毕业。作为工农兵学员，尽管热爱自己的专业，并且学习成绩相当突出，但他留校的愿望还是落了空。按照“哪里来哪里去”的原

则,他被一刀切分配回泽溪县,在城郊中学教初中物理。

本来,他也没什么奢望,打算就在家乡平静地混一辈子算了。父母都吃了一辈子粉笔灰,自己也算是子承父业吧。然而,毕竟时代已是如此不同了,风生水起的改革开放大势,恰如潮水一般,给年轻人裹挟来无穷的机遇。中央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又如春风化雨,催生了地区科技局的诞生。

科技局设立了旨在普及科学知识,激发群众尊重知识、学习科技热情的科技馆。从小就崇拜高士其,迷恋《十万个为什么》和儒勒·凡尔纳系列作品等科幻、科普类作品的林远飞,授课之余曾尝试着写过几篇科幻小说和科普小品,有一篇科幻小说还上了省科技馆出版的《科普天地》,还被《藩城日报》选用了好几篇科普小品。没想到就此引起地区科技馆的重视,一九八〇年元旦刚过,一纸公文发到了泽溪县城郊中学,将林远飞借调到科技馆宣传科工作。

人生的另一扇大门就此洞开。

虽然科技馆初创不久,编制尚紧,但林远飞已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信心。因为林远飞的伯乐汪馆长在试用了他几个月之后,明确向林远飞承诺:科技馆的发展前景是肯定的,向行署编办申请的新编制随时会下来,到时候,将优先办理林远飞的调动。

困难和麻烦总是难免的。草创之初的科技馆和地区科技局都挤在同一座颇有些年头的老院落里。据说这里原先是晚清藩城一位著名画家的私宅。院子倒是不小,新粉刷的围墙圈出一块上百亩的天地和一座长方形的四层大楼,这就是科技局和科技馆的办公大楼。宽敞的院门后有东西两排厢房,现在是科技局的传达室和后勤科用房。局里有两名炊事员的小食堂和水房也设在这里。

前院最美丽的风景是那两棵有百多年树龄的老樟树,蓊郁挺拔,历经沧桑依然活得生机勃勃,且终年飘溢着特有的清香。后院小一些,却相当精致。花窗假山一如既往,一小溜粉墙虽然青苔斑驳,却反衬出一种特别的韵味。花草满径的碎石小道曲曲弯弯地漫上一座小土丘,丘上的“清秋亭”有待修葺且已塌了一个角,但老画家手书的那三个苍劲饱满的大字依然清晰可辨。

平时,在食堂吃过晚饭后,林远飞常常独自登上后院的清秋亭,有时还攀上亭后的土山顶端,久久眺望院墙外的风光,心中隐约驿动着蠢蠢的豪情。

心劫

院外的风光还是相当美丽而富有情趣的。因为人迹罕至，所以大片大片的杂花野草得以开怀疯长，火焰般漫向远处一段残存的古城墙下，有的藤葛类植物甚至攀上了城墙的半腰。

林远飞有几次登上过那段古城墙，它的后面静静地流淌着不知从何处蜿蜒而来，又不知向何处曲折而去的亮晃晃的护城河。河的此岸常年栖泊着绵延不绝的木排和竹排，也不知它们来自何处，最终又将要去向何方。河的彼岸那密集的青砖小瓦、错落有致而新旧杂陈的民居，在夕阳的涂染下尤为古朴，在暮霭晨雾里，显得辽远而亲切。林远飞一眼就觉得那和家乡泽溪的街景十分相像。这样一想，一股淡淡的乡愁便会如晚烟般萦绕在胸中，久久不散。但他也常会心潮涌动地想起“文革”时偷偷读过的《红与黑》，那个木匠的儿子于连，不也曾经在麦草垛上梦想未来，矢志要爬升进上流社会吗？

林远飞并没有于连那样的野心，却为今天的机遇而暗自庆幸。起码，他已看到了脱离平庸的希望，看到了势将到来的新生活的曙色。

林远飞还一直记得幼时看的《创业史》上，作家柳青说过，人生的路很长很长，紧要处只有几步。自己很可能正处在这“紧要处”呢。那么，眼下的孤独寂寞和卑微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新单位不理想的是，草创伊始，各方面的条件尚不完善，办公场所也逼仄了些。老院落里原有的三进正房在“文革”间被推平，重新建起一座与原本不乏优雅的环境显得很不协调的四层砖混筒子楼，才十多年吧，至今已显得老旧不堪，从远处看，甚至有一种歪歪倒倒的错觉。楼里上上下下的房间加起来倒也有几十间，但都不大，住家还差不多，可让科技局和科技馆六十多号人，十来个科、馆、室全都挤在一起办公，就显得相当局促而落伍了。

大楼的底层除了一小间科技局的收发室，和一个局里的大会议室，其余都归科技馆。楼房不高，院落里的树木又很密集，因此楼里的采光就成了问题，白天都常常需要开灯的楼道，阴冷而潮湿，其长度差不多相当于两节连接在一起的火车车厢。“车厢”的通道尚算宽敞，面对面排列着两排每间二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

林远飞就栖身于西边倒数第二间朝南的办公室里。房间靠窗处放着张办公

桌,边上有两张黄褐色的旧皮沙发和一个漆皮差不多被磨尽了的木茶几。紧挨沙发处安了一张床,床对面则是两个铁皮文件柜。床自然是林远飞的,那张办公桌却并非林远飞的位置,那是汪馆长的。林远飞所在的宣传科连他共挤了三个人,加上资料柜之类,因此不可能再放下一张床。林远飞初来的两个月睡的都是地铺。对此他是有思想准备的,毕竟自己的户口和工作关系都还在县里,又还是单身,不需要自己花钱而能有这么个地方安身已是相当理想了。至于将来,只要能“韬晦”、勤奋,最终正式调来,那还怕没有“牛奶和面包”吗?

后来汪馆长注意到了林远飞的窘况,就让他在自己独用的办公室里安了张木床。白天他把被褥卷起来放上文件柜顶,汪馆长下班后再拿下来铺在床上。馆长办公室就成了他的“家”。

林远飞因此一直对汪馆长心存一层特别的感念,把自己的办公室让他住,不仅是一种关怀,更是一种信任哪。林远飞决心埋头苦干,好好工作,决不辜负馆长的厚爱。

三

三天前的下午,因为是周末,手头没什么事,汪馆长又出差不在,林远飞就溜回住处看书。汪馆长的文件柜里有不少杂书,其中还有几部新翻译进来的热门著作。这几天他读亨廷顿的《大趋势》正上劲,一有机会就翻上几页。

就在这时,那女孩出现在门口。

听到响动,林远飞转过身来,两人的目光刚好撞在一起。女孩明显怔了一下,随即哈了哈腰:“馆长,你好。”

林远飞赶紧声明馆长不在,自己是宣传科的,暂住在这里而已,并问女孩找馆长有什么事。女孩的神情明显轻松了许多,她吐了下舌头,眸子闪闪地嬉笑道:“我说这个馆长怎么这么年轻呢。”

这一神情,以后的好几天里都在林远飞眼前闪烁。

林远飞招呼她坐,她也就大大方方地在林远飞对面坐了下来,然后就那么笑咪咪地,目光却直勾勾地盯着林远飞打量着,不再开口。

独自面对着这么个年轻的女孩，林远飞倒不自然起来。他避开她的注视，说了一句自己也随即意识到了的蠢话：“你找馆长……你认识馆长吗？”

好在女孩并没有在意他的话。她说：

“我不认识任何人。来这里就是想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可以借来看看的科普方面的资料。天文、地理，或者百科知识之类的材料，随便什么都可以；有的话我想借一些，或者买一些……不，虽然我平时也喜欢看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想些怪七怪八的问题，但我今天是为我父亲来的。他在厂里出了工伤，腰椎压缩性骨折，躺在床上两个多月了。你可以想象他有多么无聊。对对，他喜欢，他平时什么爱好也没有，就是特别喜欢这类知识，而且还写了不少科普文章。他还在《藩城日报》发表过好些篇作品呢。”

“哦，请问你父亲叫什么名字？说不定我也看过他的文章呢。”

“他叫郑方向，发表文章时就叫方向。”

哦！林远飞立刻想起了方向这个名字。《藩城日报》的科技版他是常看的，方向这个名字又很大气，所以容易记住。但印象中这个方向其实并不能算是科普作家，发表的似乎都是些有关生活或科技类的小知识，如吃苹果削皮好还是不削皮好、扇子或房子是谁发明的、一年二十四节气的来历之类。但他并没有这么说，而是表示赞许地点头道：“是有印象，我看过他不少文章。”

“这么说，你也是科技馆的，一定也写过好多文章吧？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说不定我也看过你的文章呢。”

“我叫林远飞。树林的林，远方的远，飞就是飞翔的飞。文章嘛，倒也算是写过点。笔名就叫远飞。”

“哦！”女孩一下子挺直了身子，“真是太荣幸了，原来你就是远飞老师啊！一点不骗你，我就是看过你的文章。你写的才真叫科普文章呢。尤其是一篇关于彗星的文章，我还把它剪下来了。因为我也不知怎么回事，从小就对彗星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我的名字叫郑小慧。原来不是彗星的慧，而是智慧的慧。高一时我自作主张把它改成了彗星的慧。因为嘛……你还不能理解吗？彗星的形象多么美妙啊，其他星辰看上去都亮晶晶的，其实却傻傻地、一览无余地天天待在原地，千年万年，寸步不移，太没劲了……”

“我可以插一句吗？星辰可不是一动不动的。浩瀚宇宙中就没有静止的物体。所有星辰，一切天体，不管是恒星还是行星，还有哪怕是细小到肉眼根本无法辨识的尘埃，每时每刻都在剧烈地运动着、旋转着、变化着、分裂着或积聚着，循环往复，乃至无穷。所谓不动，只是我们观察者的一种错觉或者无知而已……”

“对对，这个我是知道的。但是我说的只是从表面看，它们不是都好像一动不动的吗？可彗星就不是那样的啊，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她自由自在、特立独行、来如风去如电的潇洒形象。而且，你不觉得彗星特别美丽、特别清高、特别自由，而且还特别神秘而孤傲吗？一个人要是能活得像彗星那样，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不是特别有意思吗？”

看着她神采飞扬的神情，林远飞不禁表示欣赏地直点头。

彗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乃至普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历来是很不妙的，诸如扫帚星、会带来晦气或厄运等等无稽之谈由来已久。而眼前这个看起来个子矮小却颇有心气的女孩，独能有这样一种很不一般的认识，不由得让他刮目相看。

但也许是出于对科学的尊崇感，又多少也有些卖弄的欲望在吧，他还是忍不住又给郑小彗泼了点冷水：“说真的，我很欣赏你的浪漫，还有……相当有诗意和激情。只是，如果要我说实话的话，我还是想补充一点不同看法，就是，彗星可绝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浪漫、潇洒，甚至，她和别的星辰一样，是绝无所谓自由可言的。首先，她也有固定的运行轨道，受制于星球间的引力，因而她的来去也有轨道和周期限制。比如著名的哈雷彗星，她就是七十六年一个循环而运行到我们地球人肉眼可见的空间。她想早一天来，或者晚一天来，都不可能。还有——当然，这是顺便说说的，而且我相信你也不会是个迷信的人——彗星在古人眼里可不是个讨人喜欢的形象。你应该知道，她就是所谓的扫帚星，是不吉利的象征。古人由于缺乏起码的天文知识，总是将她与地球上的灾难、战争等联系起来……”

“我才不信这一套呢！”郑小彗略显苍白的脸上泛起两抹红晕，纤细的双手也大幅度地比画起来，“恰恰相反，正因为有这种误解，我才更觉得彗星的形象有意思，特别让我神往呢！而且，就算这种说法有道理又怎么样？老实说，我才

心劫

不管什么好啊坏的呢,我就想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是吗?林远飞心里一动,对她的想法和率直颇觉惊讶,但脸上没有流露出来。他本想再说点什么,但斟酌了一下,还是附和了她:“像你这样有个性的女孩,我还是第一次遇见呢。”

郑小慧更加眉飞色舞,几乎不假思索地接道:“像你这样有知识又……那个的人,我也是第一次遇见呢。和你比起来,我的文化知识就太欠缺了。比如,你一定知道星相学吧?外国很流行的。现在中国人相信这个的也越来越多了。我在同事那里看过一本她亲戚从香港带来的星相书,我就觉得蛮好玩也蛮有道理的。对了,可以问问你是哪一年出生的吗?”

“我是一九五四年出生的。”

“我是一九六〇年出生的。你是哪个月出生的?我想想,一九五四你应该是哪个星座的……”

“对不起,我不可能相信这些东西,虽然我也了解一些这类说法。我从来把它当游戏看。我觉得你也没必要依据这套胡言乱语来生活。现在改革开放了,国门大开,禁区也少了,这很好。但很多旧迷信、洋迷信也跟着沉渣泛起了。比如星相之类,在我看来都是些不值一提的无稽之谈。道理太简单了:把彼此距离极其遥远的一组恒星系形成的星座,依据动物或人和神话形象来命名,只是天文学上一种便于标识的形象的分类方法而已。就此牵强附会,说什么人是什么座的,什么座又决定了人的性格或者命运之类,作为一种文化游戏或者审美心理还可以,当作真的就太可笑了。稍有点天文知识的人就可以明白,所谓星座,是由一组恒星组成的小星系的代称,肉眼看上去似乎像什么,实际上它们包含着许多远比地球大得多,有的还庞大到无法想象的天体,而且它们彼此也相距几光年到几十几百光年的距离。说它们组成的某个座,能影响与它们相比微不足道的地球上更微渺到无法形容的某个个人的命运和性格,扯得上吗?

“何况,这些星座距离我们地球的距离也都是以光年计的,一光年就是光飞行一年的距离,而光一秒钟就要运行约三十万公里,一光年就是多么遥远的距离啊!想想看吧,我们今天活着的人看到的某个星座的光芒,实际上还是它在几年甚至几百几千几万年前发出来而刚刚到达地球上的,凭什么说它能影响、左右我

们‘现在’偶然存活于地球上的人的命运？就算真能够影响或左右，那什么仙女座、狮子座或天秤座等星座，总共只有几个或几十个，地球上的人口却是以几十亿计的，这样势必就应该有许多人的性格和命运是相似或雷同的，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都很清楚一个基本原理，就是说，世界上是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的，也绝无两个人，即便是双胞胎的性格和命运是雷同的……”

“哎！我怎么就从来没有想到这些道理呢？”

郑小慧明显是被林远飞的滔滔雄辩所吸引。她瞪大眼睛，细密的睫毛兴奋地扑闪着，满含崇拜、认真得就像是海绵吸水般贪婪地谛听着林远飞的每一句言辞。林远飞话音刚落，她就由衷地赞叹道：“林老师你真是太了不起了！你这么有知识，有思想，起码应该是大学毕业生吧？”

林远飞有点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应该算是吧。你呢？”

“唉，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从小我爸就怪我太爱幻想，好高骛远，对周围的生活和俗人从来都看不上眼，也太不把学习当回事了，结果读到高中也勉强勉强……不过也有个原因是，我妈退休了，按政策可以顶替一个子女，家里就让我顶替她进了人民商场。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工作，更不喜欢周围那些婆婆妈妈的小市民，我简直厌烦透了。今天能碰见你，真是太幸运了！”

“这也没什么。你还这么年轻，完全可以再自学或者上个补习班什么的，现在这类机构不是越来越多了吗？将来各种各样的事业机会肯定也会越来越多的。”

郑小慧莞尔一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四

门锁碰上的声音很轻微。但那坚定的咔嗒一响，却如引信般，骤然引爆林远飞胸中某种久抑的欲望，他周身的血液突然被一股神秘的火苗点燃般，呼呼腾涌，头脑里也仿佛灌下一大口烈酒般温和而晕眩起来。

当时两个人靠得是那么近，以至于郑小慧转过头来的时候，有几根发丝轻轻掠过他鼻翼。那一缕久违的、令他分外渴望又有几分畏惧的异性的体息，也让他

不多一会前还仿佛已虚无而枯萎的情怀,突然像春花怒放的山谷般繁华而绚烂。

这么个岑寂的夜晚,这么个神秘的雪夜,这么个精灵般热情而率真、大胆地突然降临的女孩!

林远飞差点就伸出手去,将郑小慧揽入怀中。实际上,他却是大大地后退了一步,转身到桌上抓起暖水瓶,要给郑小慧倒茶。“外面一定很冷吧?”他的嗓音也多少有些颤抖起来,“请坐请坐,快喝点热茶暖暖身子。”

“不要不要,我不喝水。”郑小慧紧跟着他来到桌前,伸手按住暖瓶不让他倒水。

两人的手相距那么近,差点就碰在一起了。林远飞只要一翻掌就能轻易地握住她的手。林远飞也注意到她的手是那么纤细娇嫩,只是上面明显有两朵早春初绽的红梅般的冻斑。他的心又悸动了一下,怜爱之情油然而生:“你穿得太少了吧?看,都生冻疮了。”

郑小慧缩回手去,轻轻抚揉着,却不说话,又像那天下午一样,热烈而专注地凝视着林远飞,灼灼目光里分明吐露着无穷的意味。林远飞有些发窘地避开她的注视,一时也不知再说什么好,竟又下意识地伸出手去。但手掌在半路上又转了个向,直接掠过郑小慧的头顶,又收回自己的颈前,似乎他是要比一下两人的身高。

“你好像有……”

“一米六〇。”郑小慧顺势站到林远飞身前,“我是不是太矮了点?”

“不矮不矮。我也只有一米七八。”

郑小慧似乎有点不相信,她夸张地踮起脚来,抬手按在林远飞头上,往自己身上一画,两人变得差不多高了。郑小慧咯儿一声笑了。林远飞心里又涌过一阵暖流,却仍然有些拘谨,平时的伶牙俐齿像是被什么风给吹走了,只会再一次请郑小慧坐下来。郑小慧却还是摇摇头站着不动,并且又不说话了,只是一个劲地盯着他微笑。林远飞这才注意到她的面颊两面,也各有一个硬币大小的冻疮斑,在发烧般红润的脸色和柔和灯光的映衬下,像两朵桃花般别有种异样的魅力。他的心也因此而又哆嗦了一下:“你真要多穿点衣服呢。”

“我不冷,一点也不觉得冷。”